

《黄帝内经》中情感隐喻类型及其认知机制研究

李孝英, 陈丽丽

(西南医科大学 外国语学院 四川泸州 646000; 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外语系 辽宁 大连 116052)

摘要: 中医古籍经典《黄帝内经》中蕴含着大量的隐喻,其中情感隐喻是一大特色,它对中医学抽象的情感体验概念化、范畴化以及中医理论术语和模型的创建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结合认知语言学有关理论从情感隐喻的角度探讨《黄帝内经》中情感隐喻的类型、功能以及认知机制,以更好地理解 and 挖掘中医理论语言的特点及其规律。

关键词: 《黄帝内经》; 隐喻; 情感隐喻; 认知机制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876(2017)01-0046-05

Abstract: There are a lot of metaphors in the Chinese medical classic *Huangdi Neijing*, in which the emotion metaphor is a distinct feature that plays important roles in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ranging from the conceptualization and categorization of abstract emotion embodiment to the creation of terms and models. The article explor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emotion metaphors, the types, functions and cognition mechanism of the emotion metaphors in *Huangdi Neijing*, in an attempt to offe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languag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ey words: *Huangdi Neijing*; metaphors; emotion metaphors; cognition mechanism

DOI:10.16362/j.cnki.cn61-1457/h.2017.01.009

1. 引言

《黄帝内经》是战国以前的医学大成,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它在“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的观念指导下,借助取象比类的方式,将人与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以取象比类方法为主进行探求病因的思维方法,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以反复的临床实践观察并获得相当丰富的感性实践资料为基础;二是对影响人类生存的各种因素,都要有一个从表面现象到内在规律予以充分的切身体验、深刻的感悟和由个别到一般的认知过程(贾春华 2008:1141-1143)。认知语言学强调人类体验对概念系统的决定作用,而中医也以古人对自然环境的体验为理论背景,这两者的契合使认知语言学与中医学的结合成为可能(赵雨梅 2013:i)。传统中医的取象比类认知方法可以称其为“中国式隐喻”的认知模式,现代隐喻认知具有人类思维方法的“同源性”(马子密、贾春华 2012:2082-2086)。由此可见,中医的取象比类与认知语言学中的概念隐喻具有“同源性”和一致性。基于此,本文尝试把《黄帝内经》中的情感隐喻作为研究对象,尝试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探讨以下问题:情感隐喻是怎么构建中医理论语言体系的?其类型和认知机制如何?

2. 《黄帝内经》中的情感隐喻

在认知语言学中,隐喻和转喻被认为是“对抽象范畴进行概念化的有力的认知工具”(Ungerer & Schmid 1996:114)。情感隐喻概念化了高度抽象的情绪和感情范畴,情

感隐喻理论也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有力工具之一。

2.1 《黄帝内经》中情感隐喻概念的界定

彭耽龄(2001:355)认为,情绪和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及相应的行为反应,它包括刺激情境及对其解释、主观体验、表情、神经过程及生理唤醒等内容。情感是人类最普遍最重要的人生体验,人的认知和情感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情感常被看作是缺乏概念内容的感觉,但是除了感觉到的感觉,我们也强加了一种理解在我们所感觉到的感觉之上,当我们依照情感在行为之时,我们的行为不仅是基于感觉,而且还基于理解,情感概念就是那些很抽象的概念明显的例子,并且还有明显的身体体验基础(Lakoff 1987:377)。孙毅(2013:105-111)把情感隐喻定义为:情感是抽象、模糊或难以表达的感觉,看不见摸不着,缺乏物质形象特征和联系,复杂异常,人们为了生动形象地描摹和理解自身情感,经常将其隐喻化,即所谓情感隐喻。由于有些情感或情绪暗含在叙述的文字里而并没有直接表述出来,因而暗含的情感或情绪容易被人忽略。因此,孙毅(2013:105-111)说情感隐喻的特点,即“从某种意义上讲,情感隐喻并非构建于源域与靶域之间真实而直接的相似性,而是基于这些物体所附带的积极或消极的评价意义”。在本文中笔者结合《黄帝内经》文本,把《黄帝内经》里的情感隐喻概念界定为:人们为了生动形象地描摹和理解自身情感而对涉及的范畴进行概念化时暗含有情绪和感情的隐喻都称之为情感隐喻。比如医家在叙述某种疾病之时,他自然会透露出喜或忧或恐或思之感情或情绪。如:(1)《素问·金匱真言论》中“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初看这句话

是在描述肝的功能 没有什么情感可言 如果我们知道肝属木 木是青色 木储存水和产生二氧化碳 映射肝生血储血的功能。可知整句话暗含了“肝很重要”的信息意象:如果不养肝护肝 或肝脏被破坏,人就像树木一样会枯死,后果不堪设想。五行属性里,“东”对应的五色是青 五化是生,五行是木 五脏是肝 情志是怒。因五行属性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东方青色 入通于肝”必然暗含了医家强调肝功能的重要性之态度 在表面叙述其功能之时不免也透露出如果不保护好肝 就如青色变枯黄 令人担“忧”之情绪油然而生。在《黄帝内经》里 医家在叙述生理病理病机的时候自身就掺杂着对生命现象的认识和态度 对生理病理的好现象会透露出“喜” 对生理病理的坏现象自然流露出“忧”或“恐” 对不明现象会透露出“思”。按照笔者的工作定义,《黄帝内经》里的语言几乎都涉及情感隐喻,所以情感隐喻是《黄帝内经》语言的最大特点之一,也是构建中医理论语言体系的主要认知工具。

2.2 情感隐喻产生的认知机制

隐喻在事物范畴的概念化中起着重要作用,“表达情感的语言绝大部分是隐喻化的”(Kövecses 2000:5)。隐喻是人们用一事物来理解另一抽象事物的认识世界的重要的认知方式 情感隐喻是用具体的事物来理解抽象的情感经历和体验认知 其产生有一定的认知机制。情感隐喻的认知机制是人们把已知熟悉的事物作为原始域(source domain)向抽象的情绪和感情范畴目标域(target domain)的系统映射 其中经历的心理在线过程以及形成的拓扑(topology)图像在系统映射过程中遵循不变的假设原则。王寅(2006:476)提出隐喻五位一体的认知机制 即:认知主体、本体、喻体、喻底、语境。隐喻意义是这些因素在动态综合作用下产生的结果 只有全面分析和考虑这些相关因素才能较好地理解隐喻。情感隐喻的意义也是这些因素动态综合作用的结果,也只有全面分析和考虑这些相关因素才能较为准确地理解情感隐喻。现以“东方青色 入通于肝”为例来说明情感隐喻意义产生的认知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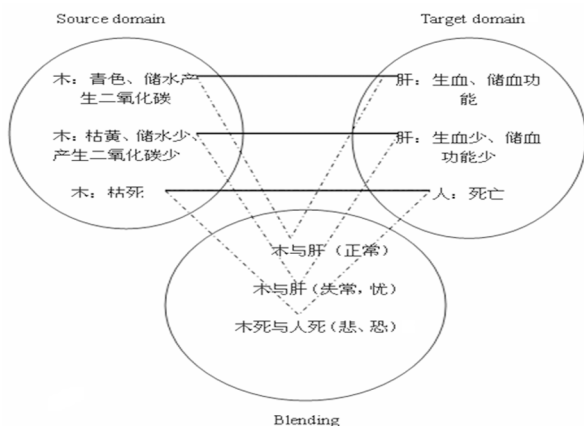


图1. “东方青色 入通于肝”的认知机制

2.3 《黄帝内经》情感隐喻意义产生的认知语境

言语交际的环境是由一系列同言语交际密切相关的主

客观因素构成的 这些因素为语言表达特定的意义所依赖。对于任何语句的理解都不能脱离语句所处的具体语境(文旭、徐安泉 2006:130)。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即使是对同一概念的理解在不同的文化中也可能有不同的理解。Lakoff(1987:295)认为概念隐喻并不一定(各个民族)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不同的民族对于同一抽象概念可能会借助不同的隐喻来加以认识。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大多只能对疾病进行直观认识,对动物和人体器官进行解剖观察。他们把这些直观感受以及对生命活动的切身体验进行总结、归纳并把抽象的医学现象形象化,形成了可传承的像《黄帝内经》这样的医学理论典籍。在这一过程中,对复杂生命现象的抽象概念,医学家们运用了大量的概念隐喻(含有大量情感隐喻),以当时盛行的“五行、阴阳、四时、五脏、六经、精气”为理想的认知模型,去映射那些具有相似之处却不易表述的抽象概念。因而产生了“七情”之说,即:喜、怒、忧、思、悲、恐、惊等概念,这些概念是在叙述生理病理病机的时候有的直接提到,有的是暗含在各种叙述里。本文兼顾以上两种情况(情感概念直接被提到或暗含在叙述里)拟以认知语言学为研究方法对《黄帝内经》里少数的情感隐喻进行描述、分析和阐释,以更好地理解 and 挖掘中医理论语言的特点其规律。

3. 《黄帝内经》中情感隐喻的类型及其认知

《黄帝内经》中的隐喻可谓无处不在,仅从“内经”的字面意思就反映出其基本的思维方法和认知方法——藏象。张介宾诠释“象,形象也。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有诸内必行形诸外”(《孟子·告子上》)(张登本、孙理军 2008:7)。藏象体现的就是一种隐喻思维方式。本研究几乎把古人通过感性体验和实践之后概念化抽象的范畴都列为情感隐喻,原因是笔者认为《黄帝内经》里抽象现象的概念化参与了人们对疾病的主观认知和情感色彩。下面以认知语言学为视角从人类原始熟悉的认知环境的几个方面出发,即空间方位、天气、颜色、数量、液体、生理器官及运动等作为研究对象,并根据隐喻喻体的性质和形态变化列举几种典型的情感隐喻并说明其功能。几种情感隐喻类型之间的逻辑顺序是按照人们认知自然环境确定自我(ego)由远及近的空间顺序展开的。

3.1 方位情感隐喻

方向隐喻给出了一个空间概念,比如 HAPPY IS UP 概念 HAPPY 被给以 UP 的概念事实导致了像 “I'm feeling up today (今天我很开心)”(Lakoff & Johnson 1980:14)。方位情感隐喻是以空间概念为始源域向其他目标域映射并获得抽象意义的认知过程。它不是以一个概念来建构另一个概念,而是通过空间概念如“上下”、“内外”、“前后”等来理解非空间方位概念所构成的隐喻,它是把一些空间关系与特征映射到非空间关系和特征上来(鲁玲萍 2014:128-131)。Lakoff and Johnson 提出的 HAPPY IS UP; SAD IS DOWN 几乎与在中国文化里的语言表达是一致的,如表 HAPPY IS

UP的“高兴得跳起来”，“欢呼雀跃”等表SAD IS DOWN的“垂头丧气”，“情绪低迷”等。但中国文化更多是把“怒、悲”等喻为“气”怒则气上 悲则气下 喜则气缓 这一点在《黄帝内经》中也有诸多运用。最为显著的如：(2)“怒则气上 喜则气缓 悲则气下 寒则气收 灵则气泄 惊则气乱 劳则气耗 思则气结”(如果大怒则使气上逆，大喜则使气舒緩 悲哀则使气消损 恐惧则使气下沉 遇寒则使气收敛 遇热则使气外泄 受惊则使气紊乱 过劳则使气耗散 思虑则使气郁结)(《素问·举痛论》)。《素问·阴阳别论篇》里“阴争于内 阳扰于外”用人们对战争状态的各种描述词汇如“争”、“扰”来隐喻映射人体内环境不协调的疾病状态和忧虑紧张状态。在《黄帝内经》里表方位的情感隐喻不胜枚举 尤其在阐述生理、病理部位之时，多半都采用的方位隐喻或方位情感隐喻 其对中医理论体系的构建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由此可见，人类在对时空的感知和语言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着中心作用，人们将自我(ego)置于宇宙的中心 然后以此为参照 形成视角(perspective) 确定“上下、前后、左右、高低、远近、中心”等概念(Miller & Johnson-Laird 1976:395)。

3.2 天气情感隐喻

《黄帝内经》完整地提出了六淫——风、寒、暑、湿、燥、火的概念。这六淫都是人们熟悉的与天气相关的自然现象 也是导致或影响人们生老病死的重要因素。《黄帝内经》中有大量的与天气相关的情感隐喻 借以来说明那些比较抽象的概念。如《灵枢·营卫生会篇》里“上焦如雾”以自然界空气中水气凝结为细微的水滴悬浮于空中的状态即“雾”来隐喻映射人体的心肺脏腑对营养物质灌溉输布全身的生理功能。《黄帝内经》中有很多与天气相关的情感隐喻 尤其《素问·至真要大论》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几乎都是运用人们熟知的天气状况来阐释与天气状况相关的人体生理病理的抽象概念——情感隐喻。如，认为六淫致病的主要特点(3)“风胜则动 热胜则肿 燥胜则干 寒胜则浮 湿胜则濡泻”(风邪太盛 就会使人体痉挛摇晃；热邪太盛 就会使人体出现红肿；燥邪太盛 就会使人体发生枯萎；寒邪太盛 就会使人体出现浮肿；湿邪太盛 就会造成泻下稀水的濡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即，自然界的风映射人体伤风中风 风动映射人体中风之后的痉挛摇晃；自然界的热映射人体热邪所伤 受热膨胀变化映射人体红肿热痛；自然界气候干燥映射人体水分缺失的干燥；自然界的寒冷气候映射人体受寒邪所伤 天寒之后人会增衣 冰雪会增厚映射人体冻伤后会浮肿；自然界的潮湿映射体内的湿气积滞 潮湿的环境状态映射体内湿邪所伤的表现。在整个的映射过程中透露出医者们对过盛的风、寒、湿、燥、热的惧怕之感。《黄帝内经》把自然四季和天气结合的典型例句更是映射得巧妙：(4)“冬伤于寒 春必温病；春伤于风 夏生飧泄；夏伤于暑 秋必痲疟；秋伤于湿 冬生咳嗽”(人在冬季如果被寒邪所伤 到了春季就容易患上温病；在春季如果被风邪所伤 到了夏季就容易患上飧泄；在夏季如果被暑邪所

伤 到了秋季就容易患上疟疾；在秋季如果被湿邪所伤 到了冬季就容易患上咳嗽)(《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这个典型的例句把隐喻的基本判断标准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即两个不同的认知范畴 但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联想性基础上的系统映射 都是利用天气自然现象在相似性的基础上来映射人体因季节气候变化所引起的病变。如“冬伤于寒 春必温病” 冬春季节及寒温自然变化来映射人体在这种相应环境下时令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古人通过他们自身的体验和当时的文化背景 尤其和他们息息相关的天文地理知识结合 阐释生理病理现象 无意识地达到概念化和表达自己对疾病的害怕恐惧之情感和态度的目的。因此 人类只有通过头脑中的概念范畴才能接触现实，反应在语言中的现实结构是人类心智的产物(王寅 2006:296) 也是人类体验的结果。

3.3 颜色情感隐喻

对颜色的研究是认知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颜色也是人们认知世界的重要部分之一 颜色在中医五脏理论学说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尤其是“望、闻、问、切”诊断中。颜色有自然界的颜色和非自然界人们的面部颜色。人们的喜怒哀乐往往通过面部表情表现出来 如“胀红了脸”，“铁青着脸”，“嘴唇发白”等。用颜色来表达抽象情感的隐喻句子在《黄帝内经》里有很多 也就是用人们熟悉的自然颜色来表达有相似性的不同的抽象情感概念。如：(5)“东方青色，入通于肝”(与春相应的东方青色之气 进入人的肝腑、“南方赤色 入通于心”(与夏相应的南方赤色之气 进入人的心腑)、“中央黄色 入通于脾”(与长夏相应的中央黄色之气，进入人的脾腑)、“西方白色 入通于肺”(与秋相应的西方白色之气 进入人的肺腑)、“北方黑色 入通于肾”(与冬相应的北方黑色之气 进入人的肾腑)(《素问·金匱真言论》)，这里的五个方位及代表的五种颜色映射的是相应的器官和功能。如，“东方青色 入通于肝”，以东方青色之气映射人体肝脏的升降功能“南方赤色 入通于心”，以南方赤红色映射人体心脏主血脉的功能等等……。因此，为了更好地说明脏器功能 古人以方位颜色来隐喻难以描绘的脏腑功能以及蕴含的情感 用他们熟悉的概念来描绘那些抽象的现象。这里的“青、赤、黄、黑、白”都具有情感隐喻意义 其中“青、赤、黄”都是充满生气的 属阳 而“黑、白”是代表忧伤 属阴。在此医家借颜色不但叙述清楚了五脏的重要性和功能 同时还暗含了洁身自好遵循生活规律 身体五脏就会健康充满生气“喜” 反之则“忧恐悲”。这些颜色情感隐喻也正好验证了“语言形式与这些现象、经验结构、认知方式等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像似性关系”(王寅 2006:294)，颜色与疾病的对应像似性关系。用颜色来表明生理病理功能为“四诊法”的确立和普遍使用起着重大作用。

3.4 数量情感隐喻

《素问·上古天真论》中(6)“以欲竭其精 以耗散其真 不知持满”。句子里的竭、耗散、满等是表数量的词 在《黄帝内经》里它们是情感隐喻表数量的典型词汇 都是用

人们熟悉的生理,自然范畴表示抽象的数的概念。下面分析这几个数量情感隐喻的认知机制。“以欲竭其精”此话的背景前提已经把人体当作是一个容器,原本人体(容器)满满的精气,因为人在追求嗜欲时不节制,而使得精气的数量减少。在这个容器隐喻有两个对象实体,一是现实生活中容器和液体,二是人体和精气,它们属于不同的概念范畴,用容器和液体映射人体和精气。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人体在进行不节制地嗜欲等同于容器受压,不节制的嗜欲持续等同于容器一直受压,直到几乎没有空间,这样容器里的内容通过受压后跑出去了,容器里的液体就没有了,即枯竭了。同理,“以耗散其真”的“真”表人体的元气,容器里的元气减少了,即耗散了;“不知持满”隐喻人不知道节制嗜欲而保持人体内的精气满满的,不外泄露。节制嗜欲,生活有规律,人体容器就不会受外来压力,里面的精气就会满满的,人就会健健康康。这些表数量的概念是“人类在对外部世界种种现象的感知体验过程中才逐渐形成范畴、概念和思维,抽象出认知模型,建立认知结构,获得意义”(王寅 2006:287) 获得人体生理病理的变化规律,指导人们怎样去保持身体健康,但同时也透露出古时医家对不节制嗜欲这种行为的不赞同态度和为病人“忧”之情绪。

3.5 容器-液体情感隐喻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容器,具有边界的皮肤表面和里外的方向(Lakoff & Johnson 1980:29)。因此,我们可以说 BODY IS A CONTAINER。在中国文化背景之下的中医语言里同样也是把人体当作是容器,同时也把人具有的喜怒哀乐当作是液体,这个液体受动时就从人体那个容器里迸发出来。Talmy (2000:413-414) 将力学原理运用于语言结构关系的研究之中,认为语言结构的主要区别表现在两个力实体的角色差异上:一个实体为动力体(agonist),是注意力的焦点,在互动中显示力倾向;与之相对的另一实体则被称为对抗体(antagonist)。在液体情感隐喻里,人体的皮肤表面也就是容器壁为对抗体,当两者力的对抗,如果体内的液体获胜,那么液体就会从皮肤表面也就是容器壁里迸发出来。同样,身体里的每一器官也都是一个容器(AN ORGAN IS A CONTAINER),器官里也是液体,器官壁就是容器壁,当两者力的对抗,如果液体能冲破容器壁,那么液体就会迸发出来,如果不能,那么就相对平静。如:(7)“勇而劳甚则肾汗出,肾汗出逢于风,内不得入于脏腑,外不得越于皮肤,客于玄府,行于皮里,传为附肿,本之于肾,名曰风水”(若有人自恃其勇,入房或劳力过甚,汗出于肾,若汗出适感风邪,汗孔骤闭,汗出未尽,其汗液向内不能回到脏腑,向外又不能泄于皮肤,而停留于玄府,流走于皮肤之中,以致形成浮肿。这种病的根源在于肾,又加感受风邪而成,所以叫做风水)(《素问·水热穴》)。这些描述是用日常生活中液体流动的物理现象来映射脏器对体液调控的病理生理现象。同时古人把这些较为抽象的体验现象情感化了,他们把体内的液体隐喻为能行走出入的活生生有情感的人。此外,古人在用这几句液体情感隐喻来叙述医理时透露出对有的人入房

或劳力过甚的不满和担忧的情绪。总的说来,在中国很早的古人就已经学会了通过视觉、触觉、运动等感知能力,学会了空间定位,进行空间概念化,他们无意识地把他自己体内液体与外在液体的物理现象相映射,实现对体液的生理病理变化现象进行形象概念化的描述,中医理论术语的概念化也就是这样自然地产生的。当然,这种情感隐喻在文本里根本没有情感词汇,读起来好像没有情感一般,这种情感隐喻就像潘震(2014:18-23)所论述的固化情感构式,即:“该类构式经历了数次演变,已经词汇化或语法化,无法从其内部成分推导出其构式情感意义;或者说构式内并无情感词汇,而是由整体构式表达特定的情感,或赋予构式内部词汇相应的情感色彩……,一般来说,大多数词汇本身并不具有情感色彩,但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可以产生某种情感因素,一旦脱离语境,情感色彩随即消失”。此种情感隐喻同下面要叙述的运动情感隐喻很有相似之处,我们暂且把此类型情感隐喻又称为固化构式情感隐喻。

3.6 生理器官情感隐喻

生理效应表明情感隐喻是以人类的生理机制为基础,不管来自什么文化背景的人,愤怒或高兴时都有一些相似的生理反应,但表达的方式因语言而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鲁玲萍 2014:128-131)。Lakoff & Johnson 提出的 EMOTIONAL EFFECT IS PHYSICAL CONTACT 以及 PHYSICAL AND EMOTIONAL STATES ARE ENTITIES WITHIN A PERSON,即外因可以通过内因起作用。这同样适用于中国文化。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背景里,《黄帝内经》里与生理器官相关的情感隐喻思维方式仍然为今所用并影响深远。如:(8)“怒伤肝,悲胜怒”(发怒会伤害肝气,悲忧能平制怒气)、“喜伤心,恐胜喜”(过喜会伤害心气,恐惧能够平制喜气)、“思伤脾,怒胜思”(思虑过度会伤害脾气,气怒能够平制思虑)、“忧伤肺,喜胜忧”(忧愁过度会伤害肺气,喜气能够平制忧愁)、“恐伤肾,思胜恐”(恐惧会伤害肾气,思虑能够平制恐惧)(《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它们均用器官功能的外在表现映射器官功能的相互关系。如(9)“怒伤肝,悲胜怒”,用“怒”和“悲”映射肝和肺的功能关系,因为在中医五行中,肝属木,肺属金,金能克木,所以才会有“悲胜怒”。这些“怒、悲、喜、思、忧、恐”等都是人体五脏表外的情感生理功能的,也就是中医的七情之六情。《黄帝内经》五脏理论里像此种与生理器官相关的情感隐喻数不胜数,足以表明隐喻是人们无意识的用自己熟悉的事物去认识新事物的一种思维方式,又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里“阳胜则身热,腠理闭,喘粗为之俛仰,汗不出而热,齿干以烦,冤腹满死,能冬不能夏”(阳气偏盛,人体就会出现热象,腠理关闭,呼吸喘促艰难,须身体随呼吸俯仰才能使气息顺畅,不能出汗,体内郁热,牙齿干涩,心情烦闷;如果进而出现腹部胀满,就是死证)。此句古人除了用人体的部分器官功能隐喻部分器官,用器官外在的表现隐喻内在器官的功能,同时也隐喻了阳气偏盛的严重恶果和烦闷之情。身、腠理、齿以及腹都是人体自身的生理器官,它们种种的

生理表现完全是基于人类对客观现象的感知体验,与人的生理构造密切相关。这些生理器官情感隐喻例子说明了体验和认知在语言形成过程中起到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

3.7 运动情感隐喻

运动变化是宇宙万物遵循的一条总规律。《黄帝内经》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物质世界始终处在不停的运动之中,其中在阴阳五行的思维框架下,它将这个运动规律概括为“升降出入”,并对此进行了极为深刻的论述(张登本、孙理军 2008:15)。最为充满生机和生动活泼的情感隐喻论述:如,(10)“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故无不出入,无不升降”(《素问·六微旨大论》)。在描述病理病变过程中,古代医家们无意识地除了把身体(Body)映射为“宇宙”外,还把身体里每一器官都映射为小小“宇宙”,借助宇宙的运动变化来阐释人体与各个器官的功能及其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同时他们也无意识地把身体和生理的运动变化情感化,把人体的每一器官都隐喻为有精神活动和运动行为并能生与死的“人”,强调运动的重要性,而违背这一规律就会遭受死亡的“悲恐”事实。运动情感隐喻为中医理论的人体整体运动发展哲学观规划了蓝图,为表达人或器官的发生、发展、变化以及器官与器官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运动和谐关系作了形象的描述,为中医整体理论体系和模型的建构起着至关重要的重要性,同时也印证了语言学家 Johnson, Talmy 等提出的基于人类对空间和运动经验的意象图式观的普适性。

4. 结语

通过分析以上几种较为典型的情感隐喻,初步展示了中医语言的特点,揭示了情感隐喻是怎样对中医抽象情感体验的概念化和范畴化、中医理论术语和体系的构建起作用的;笔者尝试性地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在阐释医学经典文本里的例句时对传统情感隐喻的定义及范围做了大胆的联想延伸,但同时也没有脱离传统中医的七情和人们公认的核心情感“喜、怒、忧、思、悲、恐、惊”。《黄帝内经》对客观自然界的体验出发的立场,借助“取象比类”的方式,与以体验为哲学基础的认知语言学不谋而合。基于对身体(包括身体部位、感觉器官等)和空间(包括地点、方向、运动等)的认识,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在我们的概念系统形成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中心地位,这是体验哲学的基本观点,也是认知语言学家的共识(王寅 2006:292)。古代中医学家和先哲们在认知生命现象、构建中国医学理论语言的过程中,把对医学知识的直观感受、对生命活动的切身体验,运用已知的范畴或概念进行隐喻映射,形成了独特的中医隐喻语言。中医的基础范畴和核心概念“肝风”、“心火”、“脾土”、“肾水”、“脉道”、“胃为水谷之海”等;用社会中表达温度的“寒热温凉”和表达味道的“辛甘酸苦咸”来隐喻中药的性味属性等;阴阳、五行等哲学概念逐渐成为中医理论中的阴阳、

五行范畴,形成了独特的中医隐喻模型(谢菁、贾春华 2011:1-4)。对古典文本《黄帝内经》进行情感隐喻的研究,除了尝试性地挖掘了《黄帝内经》语言的情感隐喻性,还从又一文化视角再次证实了隐喻确实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这一理论的正确性。

参考文献

- [1] Kövecses, Zoltán. *Metaphor and Emotion: Language, Culture and Body in Human Feeling*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2] 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M].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3] Lakoff G.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4] Miller, G. & P. Johnson-Laird. *Language and Perception* [M].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5] Talmy, L.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ume I: Concept Structuring Systems* [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0.
- [6] Ungerer F. & H. Schmid.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Boston: Addison-Wesley Longman Publishing Co., 1996.
- [7] 贾春华. 认知科学背景下的中医病因病机的概念隐喻研究[J]. 中国医药导刊 2008(8):1141-1143.
- [8] 鲁玲萍. 情感隐喻的表达方式及其认知特征——基于英汉语对比研究[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5):128-131.
- [9] 马子密,贾春华. 取象比类——中国隐喻认知模式[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12(5):2082-2086.
- [10] 彭耽龄. 普通心理学[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11] 潘震. 情感构式研究[J]. 外语研究 2014(4):18-23.
- [12] 孙毅. 核心情感隐喻的具身性本源[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1):105-111.
- [13] 王寅. 认知语言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 [14] 文旭,徐安泉. 认知语言学新视野[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130.
- [15] 谢菁,贾春华. 《黄帝内经》隐喻语言的类型与功能[J]. 中医药学报 2011(1):1-4.
- [16] 赵丽梅. 《黄帝内经》一词多义的认知研究[D]. 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 [17] 张登本,孙理军. 全注全译黄帝内经[M].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8.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四川省科技厅、泸州市政府、泸州医学院联合科研专项资金软科学计划项目“体验认知视角下医学生伦理道德培养模式研究”(项目编号: 14RKX0022)、四川省社科联英语专项“《黄帝内经》情感隐喻的认知研究”(项目编号: SC15WY018)及四川医院管理和发展研究中心项目“中医事业发展机制下中医医患会话特征的认知研究”(项目编号: SCYC2016-1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孝英,西南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认知语言学及语用学。

陈丽丽,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外语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 认知隐喻教学应用。

收稿日期 2016-07-05

责任编辑 周永平